

16

15

111

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滕海清、吴涛、 高锦明同志接见锡盟联合上访团的讲话

(69年5月31日凌晨2时到6时30分)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锡盟联合上访团代表：我代表锡盟联合上访团同核心小组，在今天晚间（5月30日晚）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内蒙古革委会常委郝广德同志，竟被马伯岩的人打伤，现在脑震荡，这个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要求惩办凶手，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也提醒我们新的注意，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这件事请你答复。

滕海清：郝广德同志我们刚才看到，才知道，郝广德在呼市公安局取材料时，有我和吴涛同志写的命令，取材料时呼市军管会和一部分群众把郝广德同志搞武斗打了。我们现在责成何付司令员（内蒙古军区）严格追查，查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呼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去搞这个事情。现在竟敢打我们革委会常委、打呼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李福小。这个事情很严重，同志们提出来很好，这个事情我们将才已开了会了，责成何凤山付司令员马上查处这个事情，非查处不行，严格处理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

吴涛政委：有人竟敢打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呼市革委会常委，这是个事件，严重的事件。

代表：现在请滕海清同志解答几个问题：

滕：同志们提出六个问题，一个是挖“内人党”，新内人党有没有的问题，这个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已经讲了，吴涛同志已经传达了，新内人党有，是个老根子，是一小撮，我们搞的扩大化了，新内人党不会有那么多，是一小撮，中央讲了，这个内人党有个老根子。

第二个问题，在“九大”前中央五次的批评，向同志们讲一下，1968年2月4日，我一个、李树德同志，向中央碰头会汇报时，我们提出清理阶级队伍那个时候大概搞了几千人，那个时候还不是挖内人党呢！提到我们内蒙情况比较复杂，中央就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做阶级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研究中央这个指示，这是一次。第二次在68年5月间，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告诉北京军区付政委陈先瑞同志，有个下放青年，没有讲什么地方，我在包头接的电话，陈先瑞告诉，总理

告訴你们在挖肅中間，在農村中挖肅，有打人的現象，我當時說我們挖肅未在農村搞。牧區劃階級搞了，這個問題也沒有認真研究，沒有追查問題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有下放青年反映這個問題，那就是事實。

第三次在去年十二中全會以前，呼盟有個統一黨向中央有個報告，報告我沒有看，直接發到中央，中央康老、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就批評了防止擴大化的問題，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同意康老的看法，北京軍區發了電報轉內蒙軍區，內蒙軍區發了電報轉到部隊，但在革委會沒有很好研究學習，這是一次。

還有一次在“九大”期間開予備會，三月九日晚上，康老講到其他省的問題時，說內蒙有嚴重的逼、供、信。我和吳濤同志都在場。

四月十一、二日晚上康老打來電話，批評了幾件事情，一個是蓋展覽館，還有一個問題，某一個同志在二月逆流表現並不好，當“九大”代表，二月逆流表現不好，當“九大”代表這不是為黃、王、劉、張翻案嗎？高錦明同志去年八月間提出防止擴大化的意見，那是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我思想不通，前邊的問題我向吳濤講了，後邊的關於某人當“九大”代表和高錦明去年八月間提出防止擴大化的問題，我沒有向吳濤同志和李樹德同志講，那時我思想不通，沒有轉過來。

再一次是康老在“九大”代表小組會上有一次講話，鼓勵了我們，批評了我們。

還有一次在今年二月四日向中央匯報時，中央負責同志講你們內蒙的步子太快了，本來步子太快了是個批評，沒有很好研究。有的傳達了，沒很好的研究，有的沒有傳達，例如陳先瑞給我打的電話。

第三個問題，挖“內人黨”擴大化問題都是一個口徑，挖“內人黨”擴大化是在我“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在清理階級队伍以來，一直反右、反右，一直反到四次全委擴大會上，全會後還在反右，這次反右，主要是反高錦明同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反高錦明是反錯了嘛！這是我的錯誤，高錦明同志在那個時候提出防“左”是完全正確的，我那時候把他的正確意見當右傾機會主義來搞，這是我的錯誤，他的正確，我的錯誤。逼、供、信，實際在我的“左”傾路線的指導下，由逐步的從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發展到全區性，普遍性的，為什麼發展到這麼嚴重？不是下邊的群眾什麼人搞的，主要我這個“左”傾思想，一直反右、反右，上邊反嘛，下邊群眾就頂不住，怎麼部署，就是一直反右、反右，而且這個擴大化，去年十一月以前就發現這個問題，沒提出防“左”，還是反右，在挖“新內人黨”時，去年十二月間，今年一月間，嚴重的逼、供、信，已經發現，有的同志提出了很好意見，特別今年二月間在北京召集各盟市匯報時，那時還說右傾是主要阻力，還是反右，雖然那時提出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實際我那時指導思想還是反右，那怎麼去防“左”呢？防不了“左”。我這個指導思想，上面錯一毫厘，下邊差之千里，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就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

代表：有幾個問題你沒講清，現在給你提一下：

第一個，中央對內蒙的幾次指示，有關清理階級队伍的錯誤，你為什麼沒有認真的研究，往下貫徹，這說明了什麼問題？

滕：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問題，对毛主席的不忠。

第二个問題，停止高錦明同志的工作，你本身有沒有这个权利？

滕：沒有。問：沒有，为什么不向中央汇报？这說明了什么問題？

滕：这是錯誤，无組織无纪律的錯誤。問：你沒有这个权力，你这样搞是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滕答：同志们这样認识嘛？

問：挖“新內人党”的根据是什么？滕：把烏兰夫的势力看的太大了，內蒙敌情估計严重，这是形而上学，沒有根据內蒙的实际情况，做具体分析、科学分析。問：那一个盟挖多少，数字从那来的？

滕：沒布置那么数字。关于內蒙 1 4 1 文件，我们要修改，里头有些錯誤，我和吳濤在北京写的信，与文件可能口径有些不一致，里边有錯誤的。关于指示赵德榮在錫盟怎么挖“內人党”問題，我根本沒有給赵德榮什么指示，沒有專門布置你们搞多少“內人党”。赵德榮支一派压一派的情况我不清楚。我这个亲一派，疏一派的思想是有的。

滕：我们听了联合上訪团汇报，給我很大政治教育，介紹这些情况，充分說明我錯誤的严重性，證明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內人党”中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违反政策的錯誤，通过这些事实，完全証明了我錯誤的严重性。因此很多同志来批判我的錯誤，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完全一致的，必須这样做，現在有些同志在批判滕海清的錯誤中間他们还有种抵触，“批滕逆流”，这次群众起来批判滕海清錯誤、上訪說成是什么翻案风、逆流等等，这一切說法都是錯誤的。我的錯誤不仅仅是扩大化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同志们今天介紹的，今天我看到我们的貧下中农、我们的干部、复員軍人、造反派，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精神上受到摧残，身体上受到損失，这是多么沉痛的。听到一下子打到我们阶级兄弟身上，我这錯誤非常严重。我也不是地主、中农，我也是个貧农、当过工人，为什么搞了几十年革命，現在反而严重錯誤思想指导下打击了貧下中农，还是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我这个人已經是忘了本，彻底忘了本。我向受打击、受迫害的这些同志陪礼道歉。被打錯了的那些同志彻底平反，在革委会和其他机关被吐出去的那些同志，一律平反、复职，要恢复工作。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現在还有阻力。阻力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有些人不愿意、害怕承認錯誤，他们要理解到这个錯誤是我的錯誤，我愿承担责任，下边执行錯了，是执行者，沒有責任，主要他们总结經驗，落实政策，吸取教訓就行了，我们特別我来承担责任。在打“內人党”中間有些积极分子，那些人不理解政策，我们教育不够，但他们还不是我们的敌人，也可能是貧下中农，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大多数是这样，但也可能有象同志们介紹那些人。下边有些干部在执行中間，执行我的錯誤思想，他们錯誤的打击了貧下中农，責任不在他们，責任主要在我。赵德榮，同志们講他犯錯誤是很严重的，主要是受我的思想影响，不能全怪他。下边有些为什么不敢按中央——要挖“內人党”停下来，現在还在抓人。要彻底平反，不平反就是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不平反怎么能落实政策呢？有人不敢放，放人怕放錯了，本来打的都是我們貧下中农，貧下中农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农怎么可能参加烏兰夫那个什么党呢？那只有是王公貴族、地主、牧主、喇嘛。

小喇嘛也不一定，大喇嘛上层喇嘛还是极少数。这就看出我们的錯誤時間很长，面很广，影响很大，后果很严重。我犯的錯誤同志们的批判都是很正确的，一个把敌情分析錯，夸大了烏兰夫这一小撮，把烏兰夫在內蒙統治二十年一部分影响，看的太严重了，把內蒙的敌情看的过分严重，这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指导这个运动，不可能不錯誤。犯了錯誤怎么办？就是讓大家起来批判錯誤，不起来批判我的錯誤，对凡是錯誤的东西都应当批判，批判是消毒，对人民有利，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我很高兴同志们今天的发言，我每天都受好几次教育。我们要爭取中央講的第一个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同觀点的團結起来共同批判滕海清的錯誤。不能有两种觀点，你要批，他就不批，造成人为对立情緒，这对我们目前稳定局势，落实政策，总结經驗，糾正錯誤不利。一些共同性的問題，革委会还要研究一下，如吐出革委会的机关的人，打伤了的、死亡的、撫恤問題等等，将来我们革委会准备搞一个文件，放人、平反、处理善后工作，包括落实政策。由于時間关系，同志们要我作深刻的检查，同志们都要求很好，就是要检查。我今天不是检查，仅仅講些情况，将来还要作公开检查。

另附中間插話摘記

代表：現在有的旗不讓貼大字报，不讓搞宣传，批判怎么搞，这个問題怎么办？請答复一下。

滕：那是錯誤的，現在要发动群众起来批判滕海清的錯誤，这才是正确的。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的违反毛主席各项政策的錯誤。

代表：这是一个問題。另外，錫盟現在落实政策阻力很大，昨天东苏旗还打来电話，昨天还在抓人，这个抓人，不是抓党中央所指出的杀人、放火、放毒現行反革命，而是抓某某怀疑的对象，什么“內人党”，莫須有的罪名抓起来，象这样的問題怎么办？

滕：挖“內人党”中央已經指出，一要停下来，二要平反，三要放人，現在还在抓人，完全是违反中央的指示的，抓的都放。（代表插話：有这样情况，上訪团回去的人員，下車就抓）。

代表：錫盟落实政策有問題，阻力很大，要求內蒙革委会，派得力的調查团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錫盟深入到各旗县帮助落实政策，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線。第二个問題，錫盟革委会的常委嘎那桑同志被关起来很久了，昨天錫盟工代会打来电話，已經被抢出来了，他就是因为說了一句錯話，我们认为他不是坏人，应当复恢职务。

滕：凡是打錯了的，一律平反，一律复恢工作。

代表：关于放人問題和抓人問題，抓什么样的人？

滕：現在不准抓人嘛！中央已有規定。（吳濤同志插話：杀人、放火、放毒、現行反革命以外不抓嘛！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代表：关于有重大嫌疑，什么叫重大嫌疑？是不是要有証据？

吳濤：重大嫌疑嘛！就要審查，不一定關起來，審查干部也要審查嘛！

滕：不是一般的历史問題，一般個人歷史問題，不是重大嫌疑。重大嫌疑就是非常的政治問題，沒有搞清楚，但這些人不一定要關起來，對這些人要繼續審查。

代表：我懷疑你是“內人黨”是不是嫌疑？

滕：你懷疑他，你沒有証據怎么能行呢？

代表：敵人咬他一口，他就是，這是不是嫌疑？

滕：那個不行。

代表：我們那裡說三個人口供就算重大嫌疑？

吳濤：那也不行。

滕：那不算重大嫌疑嘛。

錦明講話：

我們大家都按毛主席5、22日的批示，中央對內蒙當前工作的指示去貫徹執行。在前一段所犯的嚴重錯誤，特別是在挖“新內人黨”這個工作中產生了左傾錯誤。爲了嚴重逼、供、信、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應迅速糾正過來。實現中央所指示的加強指揮，糾正錯誤，總結經驗，落實政策，穩定局勢，共同對敵。尤其錫盟你們處在北部邊疆，反修前哨，毛主席指示加強戰備，反修前哨的錫盟更要注意，做好戰備，隨時迎擊蘇修、蒙修可能對我們的侵略。這次犯了嚴重錯誤，損害了我們階級弟兄。大家聽到這些都很难過，的确受了很深的教育。使我們更加認識錯誤，加強了改正的決心。同志們很希望有些具體辦法，包括如何克服阻力，包括處理被打錯的人，殺死、打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等問題。最近內蒙革委會正一步一步的具體化。內蒙《1號》文件有很多錯誤，最近準備修改重發，那個文件不完全都錯，指導思想有錯，個別具體規定有錯誤，修改以後再重發。比如平反處理材料問題，必須把本人寫的材料還本人，別人揭發的材料銷毀，不准給人家裝入檔案。一手平反，一手給人家裝入檔案，這個做法是違背中央指示的。也不准複製，給你一份，還留一份，準備秋後或什麼時候算帳，這是不對的，違背中央指示的。更不准轉移材料。我們要與這種現象做鬥爭。希望那些不執行中央指示的人迅速改變過來，不改變他自己就要受到懲罰的。在革命會議搞“吐故納新”的口號是錯誤的，在實際工作當中確實吐出一批革委會成員。現首先把這批好同志搞錯了要平反，要恢復工作。現在還關着的，應該馬上釋放出來。用各種辦法用某種借口拖延中央指示的貫徹執行。中央有幾條：一要停下來，二要平反，三要放人，包括處理善後工作，現在還有阻碍，用各種借口，剛才收到一個條子：因為到上級上告回去說這叫犯錯誤，有個同志條子上寫的因為上告回家又關了十天，這個做法完全是錯誤的。（吳濤插話：堅決反對）還有的對現在上訪的回去馬上要抓回來。現在上告的还想抓起來。這些事情都有過規定，有的早規定的，有最近規定的，按規定執行。這些規定當然有很多地方不很周到。但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現在

有一个同志递条子，現在一年的一年的工資还不給发，要警告这些同志究竟是不是想决心对抗党的政策，对抗中央的指示。（吳濤：扣发的工資要补发嘛）。什么人不給发，你们直接写信来告訴，为什么这样干呢，不讓人活着能行嗎。劳改犯还得給饭吃嘛。糾正錯誤，落实政策也是一場斗争，不斗争改不了，不斗争党的政策不能落实。总有那么些人站在錯誤一边，坚持錯誤，保护錯誤。当然，整个錯誤的責任滕海清同志說了不在下边，不能推到下边，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很积极搞的人，但他也犯了很多錯誤。不能推到工宣队、貧宣队、軍宣队身上。上边內蒙革委会核心小组負責，滕海清同志应負主要責任，其他同志也有不同程度的責任。上边承担責任，完全攬过来。但是我们的下边如果繼續对抗中央指示，也是犯錯誤的，但这个錯誤不一样。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再抵抗，抵抗就要犯新的錯誤。你說过去的錯誤我不負責，指导思想不是我的，我是按上边执行。現在上边讓你平反，你平不平，你不平，这个責任誰負。当然不能对过去的錯誤揪住不放，思想沒通要很快的通，你不通也要执行，上边規定的你不执行，說我思想不通，等通了以后我再执行，这也不对呀！不能等你思想通了人家再吃飯呀！你思想不通人家也得活着。当然还有很多。各地上訪的同志来，研究一些办法。比如死的人怎么办，死的人怎么待遇自治区不能够也无权做这个政策性的規定。我們現在想了个暫行的办法，沒有統一規定以前，按因公死亡待遇。准备发文件。其余还有很多具体問題，比如說，有的同志家里財产都沒收了，他不是“內入党”，是“內入党”也不能沒收財产，沒有这个法律規定。准备做一个規定，对被錯打成“內入党”的他本人和家属在受迫害期間所遭受的損失，包括身体上損失要治疗嘛，財产的損失要合理的补偿，如誤工的問題，工資的問題，还有其他財产的損失。将来办法一步一步的具体化。原来是好劳动力，現在丧失劳动力，这些問題都要解决。政治上是第一位先給平反，然后再解决一些实际的問題。在平反中还有些問題比如重大嫌疑究竟怎么解釋。我看不在这几个字的問題，我们可以考慮用什么字句可以不被歪曲，不被曲解。問題是思想通了的話他就不把你看成嫌疑，思想不通都是嫌疑。有人說什么叫嫌疑，有人供你，就叫嫌疑，三个、三十个也能找出来嘛。他不供你打他嘛，打他就供嘛，現在都可以打成內入党，我们在座的三个也有人說是“內入党”（代表：我們是滕海清同志发展的）滕海清发展的你，你这个介紹人还不小呢。这样的严重逼、供、信下边要口供不难，要知道口供这不是証据。毛主席講要重証据，口供就是証据呀？那不行，过几天他一了解党的政策不是那么回事就推反了，这不就完了。我们在进行工作时还有許多問題需要解决，首先要好好学习“九大”精神，好好学习毛主席“5、22”批示，中共中央对当前內蒙工作的指示。对錫盟的問題我们很关心，但是我们力量不够。已决定派人去，到盟里和西苏旗，內蒙革委会常委那顺巴雅尔同志带队去。

革命的同志们起来监督帮助，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我们还是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糾正錯誤，依靠群众落实政策，离开群众什么事也办不了，还得犯錯誤。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有充分的信心，总结这几个月以来的沉痛教训，好好的把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落实下来，改正錯誤，按毛主席在“九大”的号召，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改正錯誤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保卫三年来文化大革命成果。

吳濤同志講話：

首先歡迎同志的批評，接受同志们給的教育，向受害同志致以亲切的慰問。对于被打錯了的同志，要彻底平反，受傷的同志要給治療，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非正常的死亡的同志，給予平反，在沒有全区新的規定之前，暫時按因公死亡來撫恤家屬，如果將來有統一的規定，按新的規定。不然的話，有些人沒法生活，主要的勞動力死亡了嘛！被打錯了的，給予平反，要恢復工作或者另行分配工作，对于各派組織（革命群眾組織），有不同觀點的要一視同仁，一样對待，对犯錯誤的造反派，也不能壓，也要進行帮助教育，共同團結起來，这样才能把革命搞好。我們內蒙1，300萬革命人民是熱愛毛主席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忠于毛主席的。內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毛泽东思想在內蒙是占統帥地位的。毛主席的威信在內蒙是絕對的。烏蘭夫反革命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雖然在內蒙二十年，是有他一定的影响的，有他的流毒，但是畢竟還是一部分。他是極端反動的。人民是要打倒他肅清他的影响。不能說內蒙這個地區由於烏蘭夫統治了二十年就影响我們對毛泽东思想的拥护，對毛主席的熱愛，絕不會這樣的，絕不是這樣的。毛泽东思想是光燐無際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內蒙古草原，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代表廣大革命人民利益的最高的集中體現。所以各族革命人民，都夠普遍的來學習運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來熱愛毛主席。這是天經地義的，能動搖的。內蒙各族人民應加強團結。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內蒙是各民族的地區，各民族要加強團結。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內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是團結的友好的。這次擴大化的錯誤，清理階級隊伍特別是在挖“內人黨”的題上犯了嚴重的逼、供、信，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了打击了工人、貧下中農，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軍人各方面，特別是有一些地方對少數民族的干部打击的比例數較大一些，這是極端錯誤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不能以民族來分，而是以階級來分。凡是我們貧下中農，貧下中牧都是一樣的。凡是地主、牧主都是專政對象。這樣我們就能夠在毛泽东思想下加強團結，緊密團結。什麼民族不能由個人選擇，你出生在那個民族里邊你就是那個民族。說自己本民族的語言，完全是允許的。我們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我們要加強團結。加強各級革委會的團結，加強軍隊的團結，加強軍政之間的團結，加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特地在我们這個地區面對着蘇蒙修正主義，我們处在反修第一線，各民族的團結更重要，團結，糾正錯誤，落實政策，我們才能穩定局勢共同對敵。所以我們不要以民族來劃界線。而是以階級來劃界線。封建貴族王公牧主喇嘛和地主資產階級他們是一個鼻孔氣的。貧下中農、貧下中牧，我們是階級弟兄，我們要增強團結，共同對敵。把我們穩定住，穩定好，把我們的斗、批、改搞好，完成毛主席賦予我們的各項战斗任務。為把我們自治區建設成一個反帝反修的鋼鐵長城，而共同努力。